

张元济致陈乃乾书信十七通

虞坤林 整理

张元济先生致陈乃乾书信十七通，是我在征集整理陈乃乾先生遗著所发现。张、陈两先生同为浙江嘉兴人，虽然张老籍隶海盐县，陈老则籍属海宁县，但两县毗邻，相去不远，历史上两县的归属又屡次变更，故两地之人，历来互相视为同乡。乃乾先生自民国初赴沪，即投身书业界，因其勤奋好学，博闻强记，未久即以熟于版本目录之学为人称道，加以性情温和，雅善交游，在学术界、出版界结识不少朋友。从以下函件可知，乃乾先生结识张菊老在1920年，当时年未三十，而张菊老其时任职商务印书馆，正主持编印《四部丛刊》、《涵芬楼秘笈》等丛书。张菊老年龄资望，虽于陈氏为同乡前辈，而对乃乾先生十分器重，初次致函，即称“先生深于版本之学，敝处刊印是书，事先未获受教，甚以为憾。”此后张菊老与乃乾先生时通音问，交谊日深。现在整理发表的张元济致陈乃乾书，涉及寻访秘本佳刻，征询影印善本计划，邀请参观涵芬楼，购买陈氏所收善本，托售家藏书籍等近代藏书及出版史料，极为宝贵。原稿失书年代，我根据一些资料，并请教了菊老嗣孙张人凤先生及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吴格教授，承其指点，考出其中十六封的书写日期，现即按年月顺序排列。无法考证年代的一封，则排列于后，有待来日续考。信中无法辨认之字，均用空格“□□”表示，以表慎重。

敬覆者：

昨日归自杭州，展诵手书，辱蒙见教，钦佩之至。先生深于版本之学，敝处刊印是书，事前未获受教，甚以为憾。所出样本，想蒙鉴及。凡未觅得善本者，均注明“拟用某某本”，预备后来更换地步。承示各种，别纸奉覆，务祈垂簪。此外所选如有不当者，亦乞不吝教诲。《花间集》现借得一万历小字本，颇罕见，然卷数已改，故用否尚未定。先生既见常熟待售之本，可否介绍？敝处甚欲得之也。将来尚欲请益，乞示雅篆，以便通函。临颖不胜瞻企之至。即颂

台安

弟张元济顿首

〔一九二〇年〕七月三日^①

《国语》（明金李本自佳，现已觅得，但尚欲求其更精者。）

《灵枢经》、《元次山集》（均已印，如觅得善本，再□改印。）

《陆宣公翰苑集》（亦已印，现正议购一宋本。）

《韩柳集》（东雅济美本，敝处已排印，故不欲重出。）

《范文正集》（亦已印，天历本敝处亦有之，但印本不佳，抱存书不知散归何所矣。）

《嘉佑集》（所选系影宋抄，极精，不多觐也。）

□□□□□□^②

《后山集》（专用诗注，极是。但瞿氏所藏并非宋刊，实弘治本，且印本极模糊，难于影照，故尚欲有待。）

《鹤山大全集》（刘氏有宋本，惟尚未允借。）

《阳明集》（有嘉靖本自可改，但未觅得初印者，能代觅否？）

《中兴间气集》（费氏覆宋本究易得，欲求一罕见者。汲古阁本殊不佳，故以拟用别之。）

《乐府诗集》(元刻本多模糊,如能觅到,必用……)

注:

①此信作于1920年。据信中内容看为张元济首次致函陈乃乾。考张元济先生年谱,是年7月2日,张老自杭州回到上海,与信中“昨日归自杭州”合。

②此处尚有一种书名,因信纸破损,无法辨认。

二

敬覆者:

奉手教,谨诵悉。拜登大柬,惟未闻台篆,仍为怅怅。近人通讯,往往直呼他人之名,弟甚恶其不恭。如赐覆,仍恳开示,俾上书时有所称谓,想蒙允诺也。元刊《乐府》多系明印,字迹殊欠清朗,如见有善本,幸乞介绍。正德覆宋本《花间集》,是否陆元大所刊?傅沅翁已□三日行,容去函询问,□能为我一踪迹否?彭氏《明朝纪事本末补编》允以抄藏足本见假,印入《秘笈》,俾成完书,感幸何似。茗斋先生一代作家,生平所为诗极多,弟前购得残本四巨册,卷面题第三、四、八、九册,乃以年分编者。舍亲当湖葛氏亦藏有《茗斋集》,凡十二本,则以体分类,所收较敝处残本为多,然亦有见于残本而葛本反缺之者。原拟印入《四部丛刊》,嗣以并无序目,恐非定本,故复作罢。敝处残本,先生如欲选抄,候示下即捡呈。葛氏之书,亦在敝处,但为他人之物,不敢擅自□□。□蒙惠临,亦当呈览。此为吾乡文献所系,弟与葛君亦亟欲为之传布,但当期诸异日耳。昔年印有家集,谨呈□□,倘乞惠存。敬颂
文祉

弟张元济顿首

〔一九二〇年〕七月十日晚^①

注:

①此信写于1920年。傅增湘先生于是月6日归自雁宕,并向商务借洋300

元，张元济先生又于是月10日赠陈乃乾先生家刻本《涉园丛刻》一部。与信中所述合（均见于《张元济日记》下册）。

三

乃乾先生阁下：

昨奉还章，展诵祇悉。惠假《明朝纪事本末补编》一册，亦已奉到，容录出即奉还。《茗斋诗集》弟与葛氏所藏均系抄本，并□□过。尊居既不靖，容稍平定再呈览。涵芬楼善本无多，然亦间有可观者，倘承枉临，极愿开篋，藉求指教。时日既定，尚望先期见示，以便拱候。陆元大刊《花间集》当向李君求之，恐索价必昂矣。手覆，敬颂

台安

弟张元济顿首

〔一九二〇年〕七月廿三日晚^①

注：

①此信与上函内容相继，所言“惠假《明朝纪事本末补编》一册，亦已奉到”，即承上函“彭氏《明朝纪事本末补编》”一语。

四

乃乾先生阁下：

奉廿五日手教谨悉。《花间集》索价至二百圆，只可作罢。《敬业堂集外诗》，缪艺风从沈涛园处借得全部稿本，依次摘出，敝处先已影得副本，承示极感。《崖山集》原缺去两卷，惜志系增修，不能配入，异日当向培荪兄假阅耳。《四部丛刊》现时尚无零售办法，承询敬覆。即颂

台安

弟张元济顿首

〔一九二〇年〕七月廿七日^①

注：

①此函所言“《花间集》索价二百圆，只可作罢”，与上函“陆元大刊《花间集》当向李君求之，恐索价必昂矣”相承。

五

乃乾先生惠鉴：

病魔相扰，迄今两月，尚未痊愈，违教久矣。今日展读手书，为之神明。旧刻《邓析子》，未知为何时刻本？敝处并无《指海》，涵芬楼亦只有《泽古斋重钞》，其中乃不收此书，无以报命，歉歉。李聿求遗著，如准缴价，极拟恳让，否则断断不敢虚领也。手复，即颂

台安

弟张元济顿首

〔一九二一年〕十一月廿三日^①

注：

①陈乃乾所撰《黑口本〈邓析子〉跋》，有“辛酉（1921）仲夏，坊友杨寿祺得之，以售于余”语，此函中“旧刻《邓析子》未知为何时刻本”，即张菊老获知陈氏收得此书后之询问。故此信系于是年。

六

乃乾先生有道：

奉覆示，祇诵悉。明初本《邓析子》实属罕秘，所举佳处，闻之神往，甚望早日翻雕，以先睹为快也。《指海》从未见过，前闻同乡王子展丈曾购得一部，近其人物故，其后人投身政界，无意于此，亦无从问津矣。此外未闻何人有之，容代留意。李聿求遗著两册已收到，万万不敢虚领，仍乞示价，否则只可缴还，务祈见允。即日赴湖州，约七八日方归。委抄顾千里题跋，前已托孙星如兄，不知曾抄送若干首？如未也，乞示下，当再促

之。复颂
台安

弟张元济顿首

〔一九二一年〕十一月廿六日^①

注：

①此信与上函相承。又据《张元济日记》1921年11月28日载“发信：伯恒附源侄，邹响泉附季辅叔，陈乃乾”，又“正午去湖州长兴”。可证此信时间。

七

乃乾仁兄阁下：

今送还《端石拟》一册，即乞簪收。弟欲收集嘉郡人之著述，海盐一邑，尤为注重，如有所遇，务祈见示。专此，顺颂
台安

弟张元济顿首

〔一九二二年〕二月三日^①

注：

①1921年6、7月间，张先生与王甲荣、金兆蕃来往书信中，谈及編集《携李文系》事。

八

乃乾仁兄大人阁下：

久未晤教，伏维起居安善为颂。前日朱君遂翔交到手书，并新印《邓析子》一册，展读敬悉。屡承雅惠，感谢之至。《四部丛刊》借敝处宋刊《广韵》影印，今呈上一部，伏乞莞存。手此，祇颂
箸祺

弟张元济顿首

〔一九二二年〕三月廿六日^①

注：

①1922年陈乃乾将所得《邓析子》影印出版。又商务印书馆于同年将《广韵》收入《四部丛刊》经部影印出版。

九

乃乾先生阁下：

奉手教，谨诵悉。辑印《涧宾题识》，极思勉助，惟其中稍有障碍，非面谈不能罄。台从中秋后即须遄赴厦门，为期甚促，奈何奈何。手覆，顺颂
台安

弟张元济顿首

〔一九二七年〕九月十□日

注：

①据陈乃乾在档案中记述：“一九二六年秋〔按：此日期有误，当在1927年〕，武昌华中大学新办了一个中国图书馆学专科，袁同礼要我去教中国目录学，我没有去。同时，沈兼士、顾颉刚要我到厦门大学教师，我也没有去。”信中“中秋节后即须遄赴厦门”语，即指此事。

十

乃乾仁兄阁下：

奉手教，辱荷存注，极感。猝遭强暴，托庇生还，残躯尚堪支柱，足纾绮存。惟迩来频患便闭，想系肠胃失调。四日宠招，谨当心领。专覆布谢，顺颂
台安

弟张元济顿首

〔一九二七年〕十一月二日^①

注：

①张元济先生于1927年10月17日被绑架，后于10月23日以万金赎保获救。此信即作于此次事件后。

十一

乃乾仁兄大人阁下：

前日电谈，知文旆返沪，天暑尚未走访，伏维起居安吉为颂。吴氏测海楼，先闻王君议购，中生波折，敝友蒋君属转托卢君绍浏接洽。嗣知已由我兄与授翁出为斡旋。弟以彼此均系知好，故即中止。且闻王君议购之事即可定局，此必我兄暨授翁之鼎力，务望转达，从速进行。兹将敝友蒋、卢两君信附呈台阅，若再迟延，恐前途续申前议，必又多波折也。原信仍乞发还为幸。傅沅翁寄来《静嘉堂观书记》，属呈一分，谨送上，乞瞥收。专此，祇颂

台安

弟张元济顿首

〔一九三〇年〕七月十四日^①

注：

①1929年冬，北京富晋书社王某以二万元代价，购得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。因中途有人作梗，书籍搁置扬州，无法起运。1930年，经陈乃乾及董康相助奔走，才得以解决。信中所提测海楼事即指此。

十二

乃乾先生阁下：

奉示。知新获宝书，健羨无似。敝藏《永乐大典》四册（售贰千元），宋刊《广韵》（售五千元），近均有人正在谐价。尊处可出若干，敬祈示悉。如前途作罢，当奉归邨架。《王荆文公诗注》为国内孤本，且于寒家别有因缘，苟能稍纾涸辙，此书拟暂缓，然亦岂能久留，终当归诸识者耳。手覆，顺颂
台安

弟张元济顿首

〔一九三三年〕三月三日^①

注：

①查《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牘》，1935年1月13日致傅先生的信中提到：“至村字册为弟所藏。已于前岁售与叔弢矣”。与信中所言“敝藏《永乐大典》四册……近均有人正在谐价”合。考其信当作于1933年。

十三

乃乾吾兄阁下：

奉手教，谨诵悉。承赐《侯忠节集》，拜登谢谢。《文选》二册，《新唐书》一册，阅过缴还。《唐书》为十六行本，与敝处影自日本及丁氏所藏者不同，惜其不全，且系割裱。前承电告残存卷数，敝处照存预备印行者尚有缺卷，可补者不过数卷（记得承示，由廿二卷至一百三十二卷，又一百三十七卷至五十卷）。属拟一价，姑妄言之，名世之数，何如？征及拙书，闻之滋愧，陋若涂鸦，何足入方家之目？近患手颤，俟稍痊再报命。手覆，祇颂

著祺

弟张元济顿首

〔一九三三年〕六月二十夕^①

丁氏《禹贡图》却是珍品。尚有《毛诗要义》在上海，最好能截留，勿令流出。又及。

注：

①《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牘》载1933年6月21日张元济致傅增湘函云“昨见宋刻（半页十六行，行廿九或卅字）《新唐书》，为宋兰挥旧藏，约存一百二十余卷”，与此信中所言《新唐书》相合。

十四

前日趋谒，未值为悵。嗣拟续访，适为他事所阻，未能如愿。兹

送呈浙江兴业银行支票壹仟元，着小儿树年送上，即乞瞥收（并乞赐给收条），其宋刻残本《新唐书》，即祈掷交小儿带下为荷。此上乃乾仁兄 台安

弟张元济顿首

〔一九三三年〕九月廿四日^①

注：

①此信与上函相承，经张、傅商议，张元济购下陈氏所藏宋刻《新唐书》残本（后转让于傅增湘）。此信所述即奉款取书事。

十五

乃乾仁兄阁下：

昨由小儿携回《新唐书》三十四册，并发给书价收据一纸，费神感谢。顷奉手教，展诵祇悉，静嘉堂所收陆氏本系廿八行，其字体尚带北宋气味（与瞿氏《旧唐书》同），当为绍兴刊本，此卅二行本当在其后。再前见示自列传廿二至一百五十中，仅缺三十三至三十六，凡四卷；昨覆检，乃尚缺一百四十七

下，一百四十八上、下，一百四十九上。想我兄当时亦漏检也。沅翁来要求，将来恐须并归藏园。尊意遵达。手覆，即颂台安

弟张元济顿首

前日接函，承为快，嗣后信件通为他
事，以世书破为取，最近之浙以书集很
形支系，幸元着，是书幸近之即之
卷，其书刻，本新唐书，中书
御交，不克，下，多，有，此，上
乃乾仁兄 台安 水 元 寄

九月廿四日

〔一九三三年〕九月廿五日^①

注：

①此信书于上函次日，仍谈所购《新唐书》事。

十六

承颁到新印大箸《室名索引》，展诵知搜罗甚备，用途极广，固不独吾辈好收古书者认为有助也。手覆布谢。顺颂台安

弟张元济顿首

廿三年一月九日^①

注：

①陈乃乾所编《室名索引》出版于癸酉年(1933年)7月。

十七

乃乾仁兄阁下：

承录示高丽覆秀州州学刊本《文选》后跋衔名，顷由邮局递到，不胜感谢。敝处有袁氏覆裴氏本，如须检对，当发篋拱候也。手复布谢，即颂台安

弟张元济顿首

六月六日

“天圣”衔名从未见过。又及。

按：此信书写年份待考。

作者地址：浙江省海宁硖石镇